



齊

民

要

術

团结出版社

北魏 贾思勰撰





李

氏

重

術



# 齐民要术

〔北魏〕 贾思勰撰

团结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李立雄、蔡梦麒点校。-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中华传世经典)

ISBN 7-80130-021-1

I. 齐… II. ①贾… ②李、蔡… III. 古农书-中国  
IV. S-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172 号

## 齐 民 要 术

---

团结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文字六〇三厂印制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42 万字 印张:15.25

印数:1—5,000

---

ISBN7-80130-021-1/K·12

---

定价:21.60 元

## 前　　言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系统的农学名著，在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贾思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业科学家，但《魏书》、《北史》都没有有关他的记载，其他各类史料也不见涉及，所以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后人知道得很少，只能从《齐民要术》中找到一些零散的材料。他曾做过高阳（今山东青州）太守，大约生活在北魏末期至东魏初期（公元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他亲身经历了北魏的衰落，为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而深感忧虑。在他看来，农业是经济的基础，而粮食生产在农业中又处在首位。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他“采据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总结前人的生产经验，并通过亲身的观察、试验和实践，终于在东魏初年写成了这部《齐民要术》。

“齐民”，就是平民。《史记·平准书》：“齐民无藏盖。”如淳注：“齐等无有贵贱，故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也。”可见《齐民要术》是为平民百姓的治生之道而总结出来的一些生产和生活经验，切适合于百姓的日常生活。除《序》和卷首《杂言》一篇之外，全书共分10卷92篇，内容“起自耕农，终于醯醢”，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田地的耕作技术，种子的选择保藏，各类粮食作物、瓜果蔬菜、花草树木的栽培种植，马牛羊猪的畜养及疾病防治，酒、酱、醋、豆豉、肉脯、饴糖等的制作，还包括烹饪技术、食品加工，笔墨、胶、染料、护肤用品等的制作，总之与平民百姓生计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有论述。内容丰富翔实，介绍朴素明了，堪称是一部农业家庭生产与生活的百科全书。

这本书全面总结了六世纪以前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

业科学技术。在生产理论上，它提倡“顺天时，量地利”，要求人们掌握不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按照不同的季节、气候、土壤特征进行合理的布局和管理，以期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同时它也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耕锄不以水旱息功，必获丰年之收”。在人力安排方面，主张精耕细作，“宁可少好，不可多恶”。从它对各种农作物的栽培、管理上可以看出，贾思勰能将天时、地利、人和综合起来考虑，并且突出人力的作用。这一思想在我国古今农业生产中有深刻的影响。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它继承和发扬了《汜胜之书》的优秀传统，反映了当时发达的农业技术，有许多技术即使到现代也还有很高的价值。例如，它总结了北方地区的保墒技术，并且比汉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耕、耙、耱一整套保墒防旱措施；它第一次系统地记载了利用农作物，特别是豆科植物作绿肥的复种、轮作方法；为了保纯防杂，增加产量和提高质量，它提出了晒种、拌种、水选等种子处理法，提出了单收、单打、单藏等技术措施；它还介绍了无性繁殖的嫁接法，如用梨的种子培育出来的苗结果迟，而采用已开过花、结过果的梨枝作接穗，接在棠梨或杜梨砧木上，产的梨又多又大。它还特别指出采用嫁接法，能保持品种原来的特性，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它还总结了家畜饲养的经验，既有根据动物形态鉴别品种优劣的知识，又有介绍牲畜饲养、疾病防治的各项措施。总之，《齐民要术》完整系统地总结了公元六世纪以前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所积累的大量知识，其中有许多项目，比世界上其他先进民族的记载要早三、四个世纪，有的甚至更长。它对我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元代司农官编写的《农桑辑要》、王祯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清代的《授时通考》都直接汲取了它的许多成果。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书中也存在某些糟粕，例如，它一方面批判了阴阳家的迷信说法，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一些涉及神断、咒符、预卜等等方面的无稽之谈。幸好这一部分内容，我们现代人读起来很容易识别。

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胡震亨在刊行这本书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此特农家书耳,又身是北伧,乃援引史、传、杂记,不下百余种,方言奇字,难复尽通,腹中似有数千卷书者。今人财记《孝经》、《论语》,便思著述,将为此伧鬼所笑。”从这里可看出古人对这本书的态度:“农家书”已属瞧不起之列,又是“伧鬼”所为,更在讥笑之列;而之所以要把它刊印出来,不过是因为其中引用了不少已经散失的古书,还有保存价值。正因为此,历代《齐民要术》的版本非常混乱,讹伪衍夺,随处可见,到清代经吾点、黄廷鉴等勘误,才略有起色。今人石声汉先生的《齐民要术今释》和缪启愉先生的《齐民要术校释》,综合各种版本,用现代农业科学知识作校勘和注释,终于使《齐民要术》成为一本可读之书。我们这次翻译(李立雄翻译《序》、《杂言》及一至四卷,蔡梦琪翻译五至八卷,温卫红翻译九、十卷)原以《丛书集成初编》为底本,但这个本子错误很多,又主要参照缪启愉先生的《齐民要术校释》进行了一些改正。翻译过程中,虽然参考了前人的许多研究成果,但理解欠妥、语译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 序

《史记》曰：“齐民无盖藏。”如淳注曰：“齐，无贵贱。故谓之齐民者，若今言平民也。”

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父；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仓库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传曰：“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古语曰：“力能胜贫，谨能胜祸。”盖言勤力可以不贫，谨身可以避祸。故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国以富强；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战之赏，倾夺邻国而雄诸侯。

《淮南子》曰：“圣人不耻身之贱也，愧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长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禹为治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汤由苦旱，以身祷于桑林之祭。……神农憔悴，尧瘦癯，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勤，思虑不用，而事治求赡者，未之闻也。”“故田者不强，囷仓不盈；将相不强，功烈不成。”

《仲长子》曰：“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时及不为，而尚得食也哉？”《谯子》曰：“朝发而夕异宿，勤则菜盈倾筐。且苟无羽毛，不织不衣；不能茹草饮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

晁错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不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为开其资财之道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

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体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能以有民？……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刘陶曰：“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陈思王曰：“寒者不贪尺玉而思短褐，饥者不愿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贵，而不若一食、短褐之恶者，物时有所急也。”诚哉言乎！

神农、仓颉，圣人者也；其于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赵过始为牛耕，实胜耒耜之利；蔡伦立意造纸，岂方缣、牍之烦？且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谚曰：“智如禹、汤，不如常耕。”是以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

猗顿，鲁穷士，闻陶朱公富，问术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牲。”乃畜牛羊，子息万计。九真、庐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为燉煌，燉煌俗不晓作耧犁，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又燉煌俗，妇女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复不赀。茨充为桂阳令，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枲头贮衣。民惰窳，少粗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种桑、柘，养蚕，织履，复令种苧麻。数年之间，大赖其利，衣履温暖。今江南知桑蚕织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实为作纺绩、织紝之具以教，民得以免寒苦。安在不教乎？

黄霸为颍川，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豚子，可以为祭。吏往皆如言。龚遂为渤海，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趣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

菱、芡。吏民皆富实。召信臣为南阳，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农耕，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民得其利，蓄积有余。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亲爱信臣，号曰“召父”。僮僕为不其令，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为京兆，乃令整阡陌，树桑果；又课以闲月取材，使得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有丁车、大牛，整顿丰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与，周人之急。每岁时农收后，察其强力收多者，辄历载酒肴，从而劳之，便于田头树下，饮食劝勉之，因留其余肴而去；其惰惰者，独不见劳，各自耻不能致丹，其后无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畿为河东，课民耕桑，课民畜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此等岂好为烦扰而轻费损哉？盖以庸人之性，率之则自力，纵之则惰靡耳。

故《仲长子》曰：“丛林之下，为仓庾之坻；鱼鳖之堦，为耕稼之场者，此君长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卤播嘉谷，郑、白成而关中无饥年。盖食鱼鳖而薮泽之形可见，观草木而肥境之势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产不肥，鞭之可也；杔落不完，垣墙不牢，扫除不净，笞之可也。”此督课之方也。且天子亲耕，皇后亲蚕，况夫田父而怀羸惰乎？

李衡于武陵龙阳泛州上作宅，种甘橘千树。临卒敕儿曰：“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矣。”吴末，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恒称太史公所谓“江陵千树橘，与千户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种植之不可已已也。谚曰：“一年之计，莫如种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此之谓也。

《书》曰：“稼穡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汉文帝曰：“朕为天下守财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于官。”然则家犹国，国犹家，是以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其义一也。

夫财货之生，既艰难矣，用之又无节，凡人之性，好懒惰矣，率之又不笃；加以政令失所，水旱为灾，一谷不登，背腐相继：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且饥者有过甚之愿，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饱而后轻食，既暖而后轻衣。或由年谷丰穰，而忽于蓄积；或由布帛优赡，而轻于施与；穷奢之来，所由有渐。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二里，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也。”盖言用之以节。

《仲长子》曰：“鲍鱼之肆，不自以气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为异；生习使之然也。居积习之中，见生然之事，夫孰自知非者也？”斯何异蓼中之虫，而不知蓝之甘乎？

今采据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号曰《齐民要术》。凡九十二篇，束为十卷。卷首皆有目录，于文虽烦，寻览差易。其有五谷、果、蓏非中国所殖者，存其名目而已；种莳之法，盖无闻焉。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

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

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

## 【今译】

《史记》说：“齐民没有储藏物。”如淳注释说：“齐，不分贵贱。因此所谓‘齐民’，就像今天所说的‘平民’。”

神农氏发明耒耜，使天下百姓受益；尧帝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教人们农节时令；舜帝命令后稷，以生产粮食为首要政事；大禹制定土地田亩制度，万方诸侯便各安一方；殷周时代的盛事，为《诗经》《尚书》所记述称道的，主要是安定百姓，使百姓富足然后对他们进行教育。

《管子》说：“一个农夫不耕田，就会有挨饿的人；一个妇女不织布，就会有受冻的人。”“仓库丰实，人们才知礼节；衣食充足，人们才知荣辱。”一位老人说：“四体不勤劳，五谷分不清，怎么可称为夫子？”《左传》说：“人生贵在勤劳，勤劳就不会缺乏衣食用度。”古话说：“肯出力能够战胜贫穷，能谨慎可以战胜灾祸。”这些是说勤劳努力可以不贫穷，谨慎行事可以避免灾祸。所以李悝对魏文侯进行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说教，魏国因此而富强；秦孝公任用商鞅，用奖赏鼓励耕种作战，侵占了邻国的土地而称雄于诸侯。

《淮南子》说：“圣人不以自身受歧视而羞耻，而以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而惭愧；不担忧自己生命的长短，而忧虑百姓的贫困。所以大禹为了治水，以身躯为质向阳盱河神祈祷；成汤由于旱灾困扰，以身为质在桑林祭祀大会向上天祷告。……神农氏憔悴，尧帝消瘦，舜帝晒黑，大禹长满了老茧。由此看来，圣人对百姓的操心劳碌也确实很多啊。所以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若四体不勤，头脑不用，而想办好事情、求取富裕，那从没听说过。”“所以耕田人不努力，仓库就不会饱满；将相们不努力，功名事业就不会成就。”

《仲长子》说：“上天赐予了万物生长的时机，但如果我们不干农活，那么也就不可能获得谷物。绿色的春天到了，及时的雨水降下，从耕种开始到最终作成饭菜上桌，懒惰的人能得到一釜食物，勤快的人可得到一钟食物。到了时节而不耕种，怎能还妄想得到食物呢？”《谯子》说：“早晨一同出发的人，走路有快有慢，到晚上就会在不同的地方歇宿，勤快的人就会有满筐满筐的蔬菜。况且人没有羽毛，不织布就没有衣穿；人不能靠吃草喝水为生，不耕种就没有食物。怎么能不下力用功呢？”

晁错说：“圣明的君主在位，而老百姓不受冻不挨饿的原因，不是君王自己能耕种而给他们吃的，自己能织布而给他们穿的，而是能为百姓创造增加财富的条件。……受冻的人对于衣服，不会等到有轻裘暖袄才穿；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会等到有美味佳肴才吃。挨饿受冻，就顾不得廉耻了。一天吃不上两顿饭就会挨饿，一年做不上一件衣服就要受冻。如果肚子饿了而没有吃的，身体寒冷而没

有穿的，那么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养好自己的孩子，一国之君主又怎能保护好自己的子民呢？……那些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粟、米、布、帛，……一天没有的话就会挨饿受冻。所以英明的君主是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的。”刘陶说：“百姓可以百年无财物，不可以一天无食物，所以食物是第一要紧的。”陈思王曹植说：“受冻的人不会贪图一尺长的玉石而渴望能有一件粗麻短衣，挨饿的人不希求千金而希望能吃顿饱饭。千金、尺玉极为珍贵，而远不如一顿饭、一件粗布衣，这是因为事物的重要性是由特定的情势所决定的。”这确实为至理名言啊！

神农、仓颉，都是圣人。他们作事，也有力所不能的。所以赵过首创用牛耕田的办法，确实比耒耜要便利；蔡伦创新造出纸张，难道有细绢、竹简书写麻烦么？还有耿寿昌的常平仓法，桑弘羊的均输法，都是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有利的不朽之术。谚语说：“聪明如大禹、成汤，也不如经常耕作。”因此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时，孔子回答说：“我不如老农。”这样看来圣贤那么聪明，尚且有不知不会之处，更何况普通百姓呢？

猗顿是鲁国的穷困书生，听说陶朱公很富有，便向他请教致富的方法。陶朱公告诉他说：“想要快速致富，就养五头母畜。”猗顿就养了牛羊，繁殖的仔畜数以万计。九真和庐江的百姓，不知道用牛耕作，种的粮食常常不够吃。任延、王景就下令铸造耕田的工具，教他们开垦土地，每年开垦了不少，百姓的粮食就能自给了。皇甫隆在燉煌作官时，燉煌人不晓得作耧犁，播种时，人力牛力费了不少，却收不了多少谷子。皇甫隆就教他们制作使用耧犁，节省的劳力过半，而收获的谷子增加了五成。燉煌还有一种风俗，妇女做裙子，做出象羊肠一样的褶皱，一条裙子用去一匹布。皇甫隆又下令教他们作新式样，节省的布匹更不计其数。茨充任桂阳县令时，当地习俗不种桑，没有养蚕缫丝、纺麻织布的收益，一般都用废麻头放进衣中保暖。百姓懒惰，很少有人做粗麻草鞋，脚常常被划破出血，寒冬时节都烧火取暖。茨充教他们多种桑、柘，养蚕、编草鞋，又令他们种苧麻。几年之间，因此而得到很大好处，衣服鞋子都暖和。现在

江南一带知道种桑养蚕织草鞋，都是茨充教会的。五原一带土质适宜种麻，可当地人不知道纺织；百姓冬天没衣穿，只好将细草堆成堆，睡在草堆里，见官吏时就把草裹在身上出门。崔实教他们制造纺织工具和纺织方法，老百姓才得以免去寒苦。由此看来，哪里离得开教化呢？

黄霸任颍川太守时，要驿站、乡官都饲养鸡、猪，用来救济鳏夫、寡妇及贫困的人；又致力于耕田种桑，提倡节约，增加财物，大种树木。鳏、寡、孤、独中有死后无人安葬的，乡政府上书报告，黄霸就为他们作出指示处理：某处有棵大树，可以作棺木；某个驿站有小猪，可以用来祭奠。乡吏按照指示到那里去后，情况果然都和黄霸所说的一样。龚遂任渤海太守时，鼓励督促百姓致力于农桑，下令每人种一棵榆树，一百棵藠头，五十棵葱，一畦韭菜，每家养两头母猪，五只母鸡。百姓中有喜欢佩带刀剑的，龚遂教他卖掉剑来买牛，卖掉刀买牛犊，他说：“为什么要把牛或牛犊佩带在身上呢？”要求百姓春夏季都得下田间劳动，秋冬季要把庄稼收取干净，多储藏些瓜果、菱角、芡实之类。这样，官吏百姓都富足起来。召信臣任职南阳时，喜欢为百姓作好事，努力使他们富裕。他亲自鼓励农耕，出入在田间，歇宿在乡里，很少有安闲的日子。他时常巡视郡中河流、泉水，开凿沟渠，建造水闸、堤坝，有几十处，以此扩大灌溉面积，百姓得到很大好处，有了多余的积蓄。召信臣禁止婚丧嫁娶奢侈浪费，必须节约从事。于是郡中百姓没有不努力种地耕田的。官吏百姓爱戴他，称他为“召父”。僮恢任不其县县令时，规定每家养一头猪，母鸡四只，以供祭祀用，死后可用来买棺木。颜斐任京兆郡长官时，下令修整田间道路，栽种桑树果树；又督促百姓农闲时伐木取材，要他们互相传授木匠技艺制作车辆；又督促没有牛的百姓养猪，待猪价贵时卖出，卖得的钱用来买牛。最初老百姓认为这样很麻烦，但一两年间，家里有了坚固的车辆壮实的牛，家境一下子富裕起来。王丹家里富有千金，喜欢施舍，救人危难。每年庄稼收获后，他察看到那勤劳收获得多的，就在车上装着酒菜，前往慰劳，邀请他在田头树下饮酒吃饭，作为鼓励。走时将没用完的饭菜留下。

那些懒惰的人则得不到这种慰劳，都认为得不到王丹的奖励是羞耻的，从此以后没有人不努力耕田，以至于整个村子都变得很富裕了。杜畿任河东郡太守时，督促百姓耕田种地、种桑养蚕，督促百姓养母牛、母马，以至于养鸡养猪，都有规定，因而家家户户都富裕。做这些事情难道是喜好扰民而胡乱花费民力吗？因一般人的本性，有人组织领导他们就奋发努力，若放任自流就会懈怠懒惰。

所以《仲长子》说：“丛林的下面，是建仓库的地方；鱼鳖生活的地带，是耕田种庄稼的地方，这是君长应用心留意的。因此姜太公分封齐地后，在盐碱地上也播种了谷子，郑国渠和白渠开凿成功后，关中再没有饥荒之年。吃鱼鳖的时候可以想见水乡的情形，看看草木的长势，就可以知道土地的肥瘠。”又说：“谁的庄稼长得不高，桑树、果树不茂盛，牲畜不肥壮，就可以用鞭子打他；谁家篱笆不完好，墙垣不坚固，庭院打扫不干净，就可以用竹杖打他。”这些都是督促勤劳的方法。况且天子还有亲耕仪式，皇后还有亲蚕仪式，更何况本是作田的农夫，怎么能有懒惰之心呢？

李衡在武陵龙阳的沙洲上造了一座院宅，种了一千棵甘橘。临死时告诫儿子说：“我家沙洲里有一千个‘木奴’，不要你给它们穿的吃的，每年每个木奴创造一匹绢的价值，也就足够你用的了。”吴国末年，甘橘长成，每年可得数千匹绢的价值。这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太史公司马迁的名言：“江陵一带谁种有千棵橘树，财富可与千户侯相等。”樊重想要制作器物，就提前种上梓树、漆树，当时人们都嘲笑他。然而过几年之后，所种树木都派上了用场，以前嘲笑他的人，都向他求借木材和漆。这说明种植是千万不可放弃的。谚语说：“一年之计，不如种谷；十年之计，不如种树。”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尚书》说：“种庄稼是艰难的。”《孝经》说：“遵循自然规律，根据土地优势，谨慎行事，节约用度，便可赡养父母。”《论语》说：“百姓用度不足，君主又怎么能算得上富足？”汉文帝说：“我只是为天下守财啊，怎敢胡乱花费呢？”孔子说：“管理家庭的经验办法，也可用来替官府管理百姓。”这是说家庭好比国家，国家好比家庭，家庭

贫穷就希望有位好媳妇当家，国家动乱就希望有位好宰相治国，道理是一样的。

增加财富不容易，使用起来又不加节制；人的本性是喜欢懒惰的，组织引导又不得力；加之政令不当，发生水灾或旱灾，作物歉收，死者相继；这是自古至今不能根绝的灾难，真是可悲啊！况且挨饿的人巴不得吃得多，口渴的人巴不得喝得多。吃饱了才会看轻食物，穿得暖和了才会看轻衣物。有的是由于收成很好而不注意积蓄；有的是由于布帛很多而轻易地送人，出现贫穷窘迫的境况，是长久慢慢形成的。所以《管子》说：“夏桀拥有天下，却仍感用度不足；成汤只有七十二里地盘，却用度有余，这并不是上天单独为成汤下过豆雨、粟雨啊！”大概是说用度要有节制。

《仲长子》说：“开咸鱼店的人自己感觉不到店里的气味是臭的；四方蕃夷之人从不以为自己的饮食有什么奇特，这都是生性习惯决定的。处在久已习惯的环境之中，看习惯发生的事情，自己又怎么知道是错的呢？”这与生活在辣蓼中的虫子不知道蓝叶的甜味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我从经书传记中收集了不少资料，还采集了一些民间歌谣，又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并在实践中验证，从耕田务农直到酿造酱醋，凡是对人们生计有用的技术，都详细记录，书名叫做《齐民要术》。共九十二篇，分为十卷。卷首都有目录，这对行文来说虽然有些烦琐，但查阅起来比较容易。其中有些不是中原地区种植的五谷、瓜果，就只列了名目，因它们的栽种方法我没有听说过。舍弃根本而追逐末枝，是圣人贤哲所批评的；一日暴富而终岁贫穷，这是导致饥寒的缘由，所以商业方面的事情，就空缺没有记录。花草一类植物，虽然可以供观赏，但只能在春天开花，而不能在秋天结果，这些就象浮华虚假的东西，不值得记录保存。

我的本意是将这些经验传授给我家儿童，不敢在有识之士前卖弄，所以书中的介绍说明具体详尽，就象在孩童耳边叮嘱，每种方法的介绍直截了当，不追求华美的辞藻。望读者不要见笑。

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写

## 杂　　说

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若昧于田畴，则多匮乏。只如稼穡之力，虽未逮于老农；规画之间，窃自同于“后稷”。所为之术，修列后行。

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假如一具牛，总营得小亩三顷——据齐地大亩，一顷三十五亩也。每年一易，必莫频种。其杂田地，即是来年谷资。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悦以使人，人忘其劳。且须调习器械，务令快利；秣饲牛畜，事须肥健；抚恤其人，常遣欢悦。

观其地势，干湿得所，凡秋收了，先耕莽麦地，次耕余地。务遣深细，不得趁多。看干湿，随时盖磨著切。见世人耕了，仰著土块，并待孟春盖，若冬乏水雪，连夏亢阳，徒道秋耕不堪下种。无问耕得多少，皆须旋盖磨如法。

如一具牛，两个月秋耕，计得小亩三顷。经冬加料喂。至十二月内，即须排比农具使足。一入正月初，未开阳气上，即更盖所耕得一遍。

凡田地中有良有薄者，即须加粪糞之。

**其踏糞法** 凡人家秋收治田后，场上所有穰、谷积等，并须收贮一处。每日布牛脚下，三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积之；还依前布之，经宿即堆聚。计经冬一具牛，踏成三十车糞。至十二月、正月之间，即载糞糞地。计小亩亩别用五车，计糞得六亩。匀摊，耕，盖著，未须转起。

自地亢后，但所耕地，随饷盖之；待一段总转了，即横盖一遍。计正月、二月两个月，又转一遍。

然后看地宜纳粟：先种黑地、微带下地，即种糙种；然后种高壤